

大地回声与人生玄思

——从几首诗看大谢散在人生旅程中的玄韵

张 兆 勇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 作为晋宋易代时期的玄学中人,大谢的山水诗与乐府诗均是表现玄思的重要平台。仔细阅读会发现在此玄学以“赏心”结诗中,玄言理趣乃大谢用心刻削之果。大谢用诗歌讨论了“薄游”不受欢迎的理由;探讨了什么是真隐逸;呼告了他所推出的疏散应是什么境界。总之,一部谢灵运诗应是玄言荟萃的场所。关于“赏心”的构建,景、情、理关系的处置,什么是“真游”,隐者何为,快乐风范,大谢一生将这些命题透迤于人生旅程中。

[关键词] 赏心; 玄言效应; 薄游; 樵隐; 快乐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4-0111-06

一 “赏心”——玄言的结缔

作为后期玄学的代表人物,谢灵运所面临的是玄学理想的破损,玄言思维所遭遇的欺凌。大谢怀着深刻的目的性而放情山水,所谓寻觅新、幽、异,实质上是期望山水能重新激活自己玄言感觉。大谢受后人尊敬从质上说也就是这一点。也的确这样,我们今天从他的五古诗和乐府诗中既可以看出他纵游放情的足迹,也能看出他一些关于玄言的人生印迹。

永初三年,刘裕称帝,大谢以为自己没受到重用,于是与刘裕次子刘义真、颜延之、释惠琳等结友逍遥。刘裕死,遭受徐羨之、傅亮等排挤,调任永嘉太守,在赴任途中大谢创作了《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其诗云: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爱似庄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李牧愧长袖,郤克惭躡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1]54}。

顾绍柏先生以为本诗写寄情山水的隐逸情绪,诚然,但我们仍有几点需搞清:

1、大谢此时仕途虽被动,但心情主动,本诗亦即是他主动地在表达执意于玄学,以玄对山水的乐观情绪^①。

2、大谢没把放情永嘉视为逃避,而视为寻觅关乎玄学的人生动力,并且很快自己心态转为主动。

3、面对自然有感伤,不仅是因仕途偃蹇,更是因理想的破败支离,寻求自然实乃是修复理想。

本诗曰“初发”所要表达的其为诗含义即上述这几点,故此诗中可以参见他一些明显的心灵印迹,约言之:

以“赏心”来穷山海之迹;以“依方早有慕”来应承其学“因”、“变”;以“游子值颓暮”来检讨反思自己的窘状支离。

如果说,大谢一生之中绝大部分均以缺憾支离应世,那么诗人此时也在所不免,而诗人当下突显其所幸者在于能回到自己家乡修复“赏心”。由此说来,“赏心”在本诗中也实在是重重的一笔^②,因为在笔者看来,“赏心”应是大谢明确的追求,在大谢诗中这个意象出现率也较高,它应当是指诗人有意以玄学理想顺应于自然,安和于性情的境界和心灵状态。

对于“赏心”,大谢始终将之作为人生的标杆,人生迷失时呼唤之,人生挫折时修复之。

大谢并不怀疑自己有赏心,只是困惑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不能兼备,感慨兼备之对人来说是一件难事。

大谢修复“赏心”之途即是重回自然,谢说“依方早有慕”,除了说明到哪里去修复,还能说明“慕”是自赏的。由此可见,本诗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收稿日期] 2016-05-22

[作者简介] 张兆勇(1965-),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逃却而是有意以“赏心”结缔于玄学,充满着玄学意味。另外,本诗从写作技巧上说也很有特征,首先即以“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将一切心灵之议捧谈于此背景之上,从而充分表现玄学的思辨性。

至于价值,在笔者看来“赏心”可以作为承载中华士人心灵之约,是息息一脉的标杆,大谢之后时隐时现,大体来说若是时代萧条时,出现频率会更高一些,例如韦应物、张小山,即是能代表两个以“赏心”为标杆的时代精英。

在唐人的五古中,王船山于李杜之外,最看好韦应物。我们从其评苏州投入的热情和在评论中寄语的凝重即能看见苏州在船山心目中的分量。

船山评其《幽居》云:“苏州诗独立衰乱之中,所短者时伤刻促,此作清不刻,直不促,必不与韩、柳、元、白、孟、贾诸家共川而浴。中唐以降,作五言者,唯此公知耻。”^{[2]70}又其评储光羲《采菱词》有云:“盛唐之储太祝,中唐之韦苏州,于五言已入圣证,唐无五言古诗,岂可为两公道哉?”^{[2]44}

从上面引证可见出:一方面格义其是“知耻”,一方面指证其为“圣证”,船山显然是以韦苏州直通孔圣,有着比朱子“近道”说更透彻的称许。

其实,只要阅读船山的《古诗评选》即会发现他也是以同样的语气体谢的,我们可以随处见出船山对大谢的带有天人情怀意念的称慨。例如其云:

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圆中。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评)^{[3]217}

始终五转折融成一片,天与造之,神以运之,呜呼,不可知己!(《登池上楼》评)^{[3]214}

情景相入,涯际不分,振往古,尽来今,唯康乐能之。(《邻里相送至方山》评)^{[3]212}

如果说韦应物的意义在于将“赏心”聚焦为“道心”,同时亦将“赏心”提升为“幽赏”。乃是时处中唐独立衰乱中创造性地同时承陶、谢的传人。那么王船山以他的宏儒哲智在从《古诗十九首》到晋宋;从大谢到韦应物间串起了一个儒者以性情体道的生命线,而大谢在此无疑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尤其在于如果说船山于此是刻意所为的,那么显然他以其坚毅与苛刻让我们切实感到中华诗史上仅有少数人能以他们的真性情触及到圣证。在笔者看来,大谢倡言“赏心”,韦应物继续以其创造性承之,应从此理解。即大谢的“赏心”无疑有着绍近招远的深沉意义。谢、韦亦正好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心通。

二 “理趣”——用心的刻削

说大谢以玄对山水并不空洞。除了他在许多诗里有深刻明确的玄学目的性外,更主要的表现在他许多写景诗所体现的玄学意趣。《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应是其代表作之一。其诗云: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1]165}。

从精舍还湖,以对风景的相偃来隐喻精舍所获。写风景以倒卷帘的构思展开在两个层面:其中前四句总写风景宜人,游子忘归。从“出谷日尚早”句起,逆入平出缓缓切入交代出谷所触具体之情。他的这两层面之景及写景特色为后世众多学人所赞叹。约言之如下:

1、以为大谢写景贵于言情,方回云:“灵运所以可观者,不在于言景,而在于言情。‘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如此用工,同时诸人皆不能逮也。至其所言之景,如‘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及‘他日天育秋’、‘月明春晚绿’,野秀于细密之中,时出自然,不皆出于织组。”(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4]242}陈祚明云:“‘清晖’二语所谓一往情深,情深则句自妙,不须烹琢洒如而吐妙极自然。”(《采菽堂古诗选》)^{[4]243}

2、以为大谢写景写于自得,刘履:“此皆胸中自得真趣有,非他人所能与者,故又明言虑淡则外物自轻,意惬则物理亦顺。凡养生之人,能以此道推之,则所乐亦不假外求而自得。”(《风雅翼》)^{[4]242}“‘愉悦偃东扉’:‘愉悦’二字,是高士闭门真光景。然‘偃’字自妙,莫与‘偃’字例看。”(钟惺《古诗归》)^{[4]242}

3、以为大谢写景旨在简要,陆时雍:“‘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简洁,淘尽千言,得此二语,去缘饰而得简要,由简要而入微妙,诗之妙境尽出矣。”(《古诗镜》)^{[4]242}

在我们看来大谢所以有这些特点,首先在于他有明确自觉的山水情结:(1)大谢以自然山水铺垫一生。(2)大谢以明确的目的深入山水,是以赏心唤起为归趣。(3)大谢把握山水以独特的方式,即寻求幽、新、异。(4)大谢营造山水以稳固的玄观框架。(5)大谢营造山水是以随处引发、宏观取势、时间序列、浑然天成。

王夫之云:“凡取景远者,类多梗概;取景细者,多入局曲。即远入细,千古一人而已。”《古诗评选》^{[3]218}

至于大谢何以能够如此,我们认为大谢乃玄学家,他的困惑从本质上说乃在于玄言困惑,从思想史角度说他的一生均在于捍卫玄言。即:(1)困惑以其所是;(2)调和维其所是;(3)表现呈其所是。

总之,大谢始终是以清晰的玄言思辨姿态立于自然山水,此即玄学家。尤其是大谢诗往往呈现一个儒者的担荷意识,由此诗的创新性在于:追求山水以新幽异;将所及山水营造在一个玄学的思辨氛围之内,或以时间为量度,或以空间为量度,从而将山水规整落实到一个玄学的思辨过程中。

谢公还以警句调和规整着与自然交流的过程秩序与流程。即是说,大谢笔下每一首诗的不同意蕴又在指证着此时大谢心境与赏心理想间的距离,这些均体现着大谢的玄学气质。即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体现出他的激动则在于山水、玄言、赏心间的零距离。在诗中康乐一方面将风光野秀叠加铺垫,一方面将自得之妙趣归因于“虑澹”,并且过渡以为人生即如此,所谓“通此理”,所谓:“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虑澹二句虽是从精舍归来所获,但显然是玄理,大谢自信,天下苍生不违此规,“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由此诗可见大谢于诗中的玄言效应在于:

理陈于风日流丽之光亮,出水芙蓉不沾滞,以至于清者自清,自悟悟人,自在、自为、警世。

理趣于体贴的美,主客一体;相应的美,主客相呼应;精思的美,有清晰的玄学思路。

理证于博奥广大,往往他的诗表现出思深、气沉,元气结撰,能清能深。取道直寻,归趣人生。

尤其是,上述这些他无需从书中刻意获取,读者亦不需刻意搜求,因为这是他随处引发的,意到语止,情与景、虑与物、事与理的关系圆融通贯,方东树以“兴象”以为本诗似陶,诚如此,只是大谢的似陶乃在于共享着时代氛围,并不是刻意的憋屈。关于理,今天的研究者对大谢普遍有一个阅读的心理误区,即以为自刘勰所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命题以来,世人均畏惧于大谢等晋宋诗人的理障,经常的避而讳之,持贬义者多,或反复洗涮才捧谈大谢。其实,只要翻阅前人的资料,即发现晋宋以来的历代并非如此。经常是这样:学人一方面承认其理,一方面敬佩谢灵运以他的刻意性与炼意,从而理达和谐。即是说,大谢诗的风日流丽(教器孙语),出水芙蓉。从本质上说,应该是理的和谐。

人知灵运用《易》语造诗词,不知灵运用《易》义立诗格。(吴淇《选诗定论》)^{[1]698}

详谢诗格调,深得《三百篇》旨趣,取泽于《离

骚》、《九歌》……间做理语辄近《十九首》。……达情务尽,钩深索隐,穷态极妍。陈思、景阳,都非所屑。(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1]695}

在清代的学者中,桐城派方东树应是对大谢关怀投入最多的一个。在《昭昧詹言》中,他以丰富的内容从方方面面面对大谢做了全面阐发。其云:“谢公造句极巧,而出之不觉,但见其浑成,巧之至也,以人巧造天工。”^{[5]133}又其云:“谢公不过言山水烟霞丘壑之美,已志在此,赏心无与同耳,千篇一律。惟其思深气沉,风格凝重,造语工妙,兴象宛然,人自不能及。”^{[5]129}方东树特别欣赏谢诗的“起结顺逆”,以为“离合插补,惨淡经营,用法用意极深”^{[5]135}。此也即“思深气沉”,“造语工妙”以至于“兴象宛然”。他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用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5]131}

方东树以为应当从此思路定位大谢,“谢公每一篇,经营章法,措注虚实,高下浅深,其文法至深,颇不易识。其造句天然浑成,兴象不可思议执著,均非他家所及。此所以能成一大宗硕师,百世不祧也。今学谢诗,且当求观此等处。”^{[5]131}

由上面例举可见方东树并不排斥其理,只是他更欣赏大谢诗中这种经过思而有的理的磨合性。他曾赞叹云:“谢诗力厚思深,语足气完,字典句浑,法密机圆,气韵沈酣。”^{[5]132}

显然,在他看来这几方面应是相互内在呼应的,统一在思的理性氛围之中。

三 “薄游”——不被称许的理由

从现存大谢诗集中我们能读到十余首颇具特色的乐府诗。顾绍柏先生在对这些诗作注时首先指出乐府的本意,又指出陆机对之的拟作创意,然后再指出大谢的再创造。

诚如是,但由于大谢将结论放置到宇宙的背景上,所得出的虽不是玄学结论,却也显示出玄学的心量,这是他的创造性和超出陆机的地方。

他的乐府相合歌瑟调曲《上留田行》即具这个特点,其诗云:

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薄游出彼东道上留田。循听一何蠢蠢,上留田。澄川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逃矣征夫,上留田。悠哉逃矣征夫,上留田。两服上阪电游,上留田。舫舟下游飏驱,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此别既久无适,上留田。寸心系在万里,上留田。尺素[表]遵此千夕,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素雪纷纷鹤委,上留田。清风飏飏入袖,上留田。岁云暮矣

增忧,上留田。岁云暮矣增忧,上留田。诚知运来诘抑,上留田。熟视年往莫留,上留田^{[1]335}。

顾绍柏以为:灵运这篇与晋陆机《嗟行人》篇内容相近,写征人远行历久不归,思乡情怀,岁暮增忧,全诗笼罩着一种感伤气氛。在笔者看来,这些还不是大谢的目的,大谢实乃是探寻“薄游”含义。本诗核心句是“诚知运来诘抑”,“熟视年往莫留”。

此结论显然是他探寻“薄游”所致。只是大谢在指出的同时并不赞同“薄游”。

我们不难知道关于游在大谢是自觉的,此诚如他所说:“欲抑一生欢,并奔千里游。”(《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知之》)他还说:“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大谢的许多山水诗均由游引发,是写游的过程,有时直接以游为命题。

从大谢的诗中可查大谢提及的游,至少可分成以下几个类型:

- 1、从游 比如其诗《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 2、孤游 比如其诗《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 3、遨游 比如其诗《行田登海口盘屿山》
- 4、良游 比如其诗《平原候植并序》

从上述几点看来,薄游显然不是诗人所认可,诗人自己践行的游的方式。他的游其目的是要带着玄言的困惑,从自然中寻新求异,比如其诗“杪秋寻远山”(《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知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登江中孤屿》)因此他几番表白自己毕生均在自觉的“远游”^{[1]69}。

我们知道大谢获得景物的感悟与灵趣经常是通过“游眺”、“游目”,从感观之景直接获取^{[1]69},表现为(1)就地掘出、(2)取其势、(3)攫取“新”、“幽”、“异”以昭示玄言。

世人以大谢这种方法叫直寻,在笔者看来这正好与陶渊明“直寄”一起演绎着玄学后期两种合乎玄言的人生感悟方式。后世皎然从不同侧面全方位肯定大谢格高、气正、体贞、貌古、词深、才婉、德宏、调逸,就是指这种直寻所呈现的风范。

如果说直寄是别无选择,那么直寻则是心无旁骛,所谓:“禀气怀灵,理无或异。”(沈约《谢灵运传论》)^{[1]521}

世人叹服鲍照对大谢的风日流丽、出水芙蓉的评语,可能亦即是“直寻”的效果。而此在大谢看来显然不是薄游能获取的。

总之,游是自觉的,游的目的是明确的,游的方式是玄言理性化的,游心是决绝的,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一个真游的大谢。

值得注意的是大谢在后期又有玩景说^③,让自身与景物的关系更以一个新的意念滋生,这是全面侦破大谢的又一个信号。

四 “樵隐”——必须面对的抉择

在中国历代山水诗人那里,游往往是与隐结合在一起。学人研究诗人的游历,往往同时要关注诗人的隐逸。在大谢这里我们说他是玄言诗人,还在于他对隐也有凝重的关切。其《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云:

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病亦园中。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1]168}。

顾绍柏据胡刻本《文选》卷三十评云:“此诗大概作于景平二年(公元424年)”,“灵运离永嘉郡回到故乡始宁……诗中写他辟园插篱,幽栖养疾,尽山水之乐,屏尘世之扰。”

在笔者看来,本诗除了告诉我们他的行迹外,还告诉了他所隐的特立性。不难看出在本诗中大谢主要区别了樵隐不同而强调自己是所谓隐者,大谢以为世人往往从身世逆顺入手容易将樵隐混杂。在他看来,其实自古二者就有不同,经常所谓的隐者如《楚辞》中渔夫,《孺子歌》中沧浪,《孟子》中许由,《论语》中长沮等与樵仅形同,但“由来事不同”,他们“因所从来”与“将之何往”均不一样。

大谢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隐樵不一样而自己是隐者。在大谢看来虽然隐者亦因事退守,但隐者更在于重新找回和谐,有一种更深沉的时代意识。所谓:“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隐者使命意识是将主客观重新回到一个明确的理念序列,所谓:“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窗。”至于隐者方式:以寡欲而即事,以寡欲即事而守持赏心,也应是隐者高于樵者的地方。又在他看来,如果说隐者最终达于乃一种妙善。那么隐者毕其生所怀抱的是一种深悲极乐,在大谢乐府中有一首《悲哉行》应是以乐府感受自然风光,从而表现出的一种深沉孤独最是隐者风范。其诗云:

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差池燕始飞,天袅柳

始荣。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葛欢蔓延,樛葛欣薰蒸。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侘傺岂徒然,澶漫绝音形。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1]344}。

据顾绍柏注《乐府解题》说:晋陆机的《游客篇》,南朝谢惠连的《羁人篇》均言客游感物忧思。

灵运这篇模拟陆作,顾绍柏认为此篇“旨在说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盎然春意反而加深自己的感怀情绪”,从构思上说本诗亦是大谢常用的逆入平出手法,首先逆入以突兀构思描述了以情观物所感悟的春光明媚,然后从“眇然游宦子”句平出谈诗人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所感、所思。

诗人所思考的问题是何以悲哉,在大谢看来人生悲哉在于:

1、“王孙游有情”,因为王孙是怀抱着真情来游历的。王孙往往把游看成是立身之本,藏身之处^④。

2、“眇然游宦子”,即所谓游宦子者,在于将人生放在无穷旷野中,徒增渺然之思。

从现有的文献可知,白居易是第一个以山水诗命题大谢的^{[1]651},而中唐时的另一位学人皎然《诗式》则是第一个从情性人生的角度来探寻大谢,与白居易相比,显然他的创意更在于注重开掘情性与山水的关系。

其《诗式》有论云:

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一作卿。]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邨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能上躐风骚,下超魏晋。建安制作,其椎轮乎?^{[6]29-30}

在他看来文章天下的公器,大谢的创造性在于“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如果说大谢努力是要使人意识到“薄游”非带情之游,隐居与渔樵的区别在于其刻意性和深刻的目的性。那么他的山水诗应是成功的情游隐逸之果。皎然在《诗式》中,以深刻的洞见指出其情游隐逸与山水诗的关联。所谓的“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一作卿。]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

变也。”即在皎然看来,大谢所以风流自然,在于他的山水诗是以天地之量为诗的内涵之量;以天地之变通融诗思维之变。皎然认可了“出水芙蓉”对大谢的格义,但显然他更是把芙蓉之出水凌于气正、体贞、歌古、词采、才婉、德宏、调逸、声谐之上;强调其有着韵合情高的丰富性。

皎然曾云:“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假如一首诗“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他认为康乐公所以是高手在于异乎执著地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世人发现他的情性之意亦的确不空洞。“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6]31-32}

总之,人生一世以游有情,故所见春光明媚,自然烂漫;以渺然,故游宦子倍增侘傺之感,这种巨大的反差使诗人徒有茫然之感。大谢追问人生漂泊一世应将心思安在何处,所谓:“风来不可托,鸟去岂为听”。此乃独立苍茫的追问:故悲者深悲矣,因为它绝不仅仅简单地因为仕途,而是关于人生的嗟叹。是人生之乐获取所必须要穿越的。大谢在此的价值在于以游的方式,以隐的姿态,以悲的情怀。

五 “疏散”——跨过深悲的快乐

综合上面论述可知,如果从隐这个角度说,能指证着大谢以深悲为本,那么不难结论大谢毕生刻意强调者显然是此。只是在本文最后,笔者想还原到这样的思路:上述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大谢不快乐。

据《诗纪》卷四八载《过白岸亭》作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春,在笔者看来,此诗可作为他一生心态的概括。其诗云:

拂衣遵沙垣,缓步入蓬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交交止栩黄,啾啾食萍[荇]鹿。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1]111}。

本诗的核心句乃“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承上空翠一句谈缓步所见景之总结,渔钓一句启下,谈面对自然或贴近自然之上是怎样的人生物态。在大谢看来世间往往有非常明确的两面供人抉择,例如荣悴、穷通,并且“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而人生的真乐在于“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

由此诗可见,大谢作为一个玄学诗人在坚持自己的家法,他与陶渊明均是玄学中人,但二者在此又有可比之处。从中能见出陶、谢不同的人生观。

1、大谢坚持玄学的理想,陶渊明反思玄言的困惑,大谢、渊明又共同面对佛学的纷扰。

2、大谢自惭自己力薄,不及玄言风范;陶渊明自惭自己困惑,不能理顺玄学理想。

3、大谢将自己停留在自然风光里,展开在对风光的寻异中;陶渊明将风光停留在自己营造的问题域中,展开在对困惑的超越思考中。

4、大谢没强调狷介,但实际有狷介情怀;渊明标举狷介,但实际上陷入人生困惑之中。

由上面4点我们足以理解大谢的真快乐。

大谢在本诗中的疏散概念,实际上等同于后来越来越被士人刻意营造的“萧疏”氛围,“萧散”概念,从而隐隐表明了他对“赏心”境界的再聚焦,而这又是影响此后中华士人的真快乐。例如苏轼留恋过此事,其《书黄子思诗集序后》卷六十七有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苏轼还因此高度肯定了韦柳,以为“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古简,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7]

注释:

①笔者将大谢视为玄学思想家主要理由基于考论大谢时代玄学困惑及大谢对之的态度和其关于名教与自然问题的处理,尤其是以玄学立场对佛学的斥责与吸纳等。

②在笔者看来“赏心”是大谢于玄学后期有意要维护的玄言境界,此处可参阅拙著《沧浪之水清兮——中国古代自然观与山水田园艺术的文化诠释》(75-84页、159-170页)中有关论述。(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③谢灵运《初发入南城》一诗有:“弄波不辍手,玩景岂停目。”据顾绍柏先生考证,本诗当作于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属于大谢生平后期。

④此处亦可参阅拙著《沧浪之水清兮——中国古代自然观与山水田园艺术的文化诠释》(15-29页)中关于“旅游”的论述。

[参考文献]

- [1] 谢灵运.谢灵运集校注[M].顾绍柏,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9.本书所引大谢诗及顾绍柏先生评论均据此。
- [2] 王夫之.唐诗评选[M].王学太,校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3] 王夫之.古诗评选[M].张国星,校点.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4] 黄明,郑麦,杨同甫,吴平.魏晋南北朝诗精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5] 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6]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7]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2124.

Recollection of Landscape and Metaphysics Thinking of Life

——Tasting Xie Ling-yun's metaphysics lingering charm in the journey of life from his several poems

ZHANG Zhao-yong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landscape poems and Yuefu Poems of Xie Ling-yun, who was the Metaphysics figure in the period changing from Jin Dynasty to Song Dynast, were the important platforms of representation of Metaphysics thinking. After careful reading, we will find that Aesthetic Mood which was a new expression form of Metaphysics was manifested in these poems and reasonable interest of Metaphysics language was the result Xie elaborated diligently. In his poems, Xie discussed the reason why travel with low salary out of favor, were researched what real travel was and preached what broad-minded realm put forward by himself was. Above all, all poems of Xie were like a room where Metaphysics languages gather together. Xie penetrated these propositions into the journey of his lifetime,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Mood, the dis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enery, feeling and reason, what real travel is, what re-cluse for, the elegant demeanour of happiness.

Key words: Aesthetic Mood; effect of Metaphysics language; travel with low salary; reclusion; happiness